

离黑暗之境地,从历时已数千年之束缚中得了解放,前此,他们终年关闭于闺阁,即使富有才能者也不过只许做些家庭或针线工作,因为中国自古相传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啊!从此以后,新女性已取得了教育上之平等地位,已使她们能抚育出更为良好的儿童,日后去从事于为祖国谋进步和光荣之工作。……

温秉忠:一个留美幼童的回忆^①

1870年(同治九年)天津教案发生,许多外国教士被杀,中国官员在处理这项教案时,最大的困扰是难觅训练有素的翻译,为政府服务。因此有时不得不依靠洋员,而在与外国领事之谈判过程中,徒增许多困难。

当时,中国大员听说一位广东青年新自美国耶鲁大学毕业返抵上海,此位青年即容闳先生。他原是广东香山县之村童,因为天资聪慧伶俐;引起一位美籍传教士^②之注意,后来带其赴美求学。

在贫困的经济情形下,由于坚毅的斗志,使他由小学直到耶鲁大学毕业。在他初入社会后,深感大学教育对他自己的裨益,而立一愿望,即游说中国政府派遣学生赴美接受西式教育,再回国替政府服务,使中国得跻身于与外国平等之地位。

当容闳得到李鸿章的派令,立刻北上天津,参予处理教案之工作,结果使中外有关方面咸称满意。

李对容极为赏识,他询问容闳有何要求,容乘机将留学计划提出。他说派官费学生出国,由于学生接受西方教育知识及经验,增进与外国人民接触,将有助于中国在外交、商务及工业上之发展。

对容闳之壮志及热心,总督甚为感动,答应予以奥援,力为后盾,然而事与愿违。李鸿章身为“北洋大臣”、“直隶总督”总揽大权,但对首倡幼童出洋之事,犹豫不决,且存戒心。因为毕竟此一计划在保守

^① 该文系作者于1923年12月23日给北京税务专门学校D班同学所作的讲辞。

^② 勃朗(Samuel Robbin Brown 1810—1880),为首任“玛礼孙学校”校长,于1847年携容闳等三人赴美。

的中国是太激进了。因此,他联络“两江总督”曾国藩及“江苏巡抚”丁日昌会奏朝廷^①,最后终于得到清廷之批准。

容闳被任命为“委员”,而陈兰彬也是“同委员”(Co—Associate Commissioner)^②,两人同时负责留美幼童事宜。容闳原订计划是连续四年,每年派三十名幼童。1870年(同治九年)在上海设立“预备学校”,招收学生学习中、英文,每半年举行考试,合格者送往美国留学。

当时学校生活无需细述,可以说孩子总是孩子,当日情形与今无异。唯一是当时他们没有网球、足球及篮球,也没有这么多假日。那时只有中国阴历年、五月端午节及八月中秋节放假。故在学校读书时间多,而游戏时间少。

学校监督是一位“暴君”,他力主体罚,而且严格执行。但多少年后,幼童们仍然怀念他,他们恐惧他手上的竹板,但是他强迫大家读写中文,在幼童回国后,都能致用不误。

今日中国学校制度已大为改进,在那时,课程不多,但每科必需精念细读,强迫背诵古书,他们没有科学课程,故拉着嗓门,高声朗诵是被认为最佳的学习方法。因此在教室中,噪音震耳欲聋,但相信对学生的肺活量必有裨益。

1871年(同治十年)首次考试合格学生出国赴美,接着是1872年(同治十一年)、1873年(同治十二年)及1874年(同治十三年)三批。出国前夕,每位学生发给“铺盖”一床及小箱子一只,内有长袍马褂,他们并学习如何在官员面前应对,以及一些礼仪。

① 一般来说,是容闳先向曾国藩建议,由曾领衔会奏的,详情见高宗鲁译:《中国幼童留美史》,香港“文艺书屋”1980年出版。

② 陈兰彬字荔秋,广东吴川人,咸丰三年(1853年)癸丑进士——选庶常。太平天国乱起,在高州主办团练,同治九年(1870年)入曾国藩幕府,经丁日昌推荐以四品衔刑部候补主事,出任“幼童出洋肄业局”委员,容闳副之。光绪四年(1878年)陈兰彬、容闳分别出任首任驻美、日(西)、秘三国“公使”及“副会使”。陈系科举出身,代表中国正统官僚集团,性近保守,不懂英文,与“美化”的容闳自势成水火,遂有1881年(光绪七年)幼童奉召退学返华之憾事发生。

光绪八年(1882年),陈任左副都御史。同年出任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”大臣,光绪十年(1884年)退出总署,并辞去左副都御史。陈著有《使美记略》、《华工条覆》及《华工呈词》三书,编纂有《高州府志》、《吴川县志》等书。

各批学生必需到上海“海关道台衙门”叩头谢恩,使他们得此留美机会。理论上言,海关道台是他们的“主试官”,而且当时上海海关道台是全城最高长官。那次接见使幼童感到如同觐见皇帝一般的震慑,因为道台是第一次特准他们可以抬头看他脸的大官。

第二天,幼童们特去拜见美国驻上海总领事,他热诚接见幼童,并飧以简单茶点。最后,幼童与老师及同学告别,在一种复杂茫然的心情下搭上日本的一条轮船赴日本,向岸上挥泪的亲人及微笑的亲友告别。在当时,到美国的旅程,好似到天涯海角一样,而一般的家长父母是不愿其子弟远行的。

到日本航程六天,他们均是第一次出海,晕船及思家交替袭来。当他们尚未习惯海上生活时,船已抵达横滨港。大家跑出船舱,涌向甲板,向岸上眺望——被关在闷热的船舱中,晕船六天后第一次看到美丽的土地。

当幼童们换船去美国前,曾住进日本旅馆,等待由香港开出的美国轮船。他们乘机访问了东京及其他有趣的地方。这批少年人对日本的印象是很难描述的,似乎日本人看来较矮小,其住屋也比例缩小,日语很奇怪,服饰特别,女人穿着的木屐踢跐声,使他们想到故乡的广东。

不久,“中国”(China)号,出现在横滨港口中。我们依次登船,对于远赴异国的中国学生,登上一艘与其祖国同名的远洋轮船,实在是一件极为巧合之事。

你们也许没有见过,他们那条船是一艘“明轮船”(PaddleWheel Steamer)。让我给你们解释,这条船有两个大“蹊轮”,(编者注即推进器)安装在船身中间之两弦,在大风浪中,这种船很容易被倾覆。时常船之一弦被巨浪涌起,而那边的蹊轮在空中打转并发出恐怖的噪音。现在已经少见这种船了。但有时,在广东与香港之间还看到这种船。

横渡太平洋花了二十一天,一个漫长疲困的航程,但对幼童而言,太平洋是风和日丽水波不兴。他们在甲板上散步,注视着蓝天和飞鱼,来打发他们的晕船。

有时一只鲸鱼向空中喷出一道水柱,引起大伙无比的兴奋。有

时在甲板上游戏,在不知不觉中旅程到了最后一天——他们的船驶到旧金山大桥下。

旧金山给幼童们初次的印象,在以后很长的岁月中,他们仍生动地记忆着。许多轮船穿梭行驶,并排停泊。鳞次栉比的整洁民房,树荫草地中的大厦,市区蜂窝似的商场——这一切,对幼童们都是一番难忘的景象。

船靠码头后,幼童住进九层楼的“皇宫大饭店”,当时是旧金山最高的建筑,他们在旧金山逗留了三天,观光游览极为愉快。幼童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旧金山,坐上了横贯美国大陆的火车。六天六夜,走了三千里。他们乘着一节专车,当时火车尚无餐车。因此火车一天停三次,以便旅客进餐。火车站附近有许多餐馆,经常门口站着两个人,一个摇着铃,一个打着锣,来招徕食客。火车仅停十五分钟。因此车一到站,旅客均奔向最近的饭馆进食。当火车要开行的钟声一响,大伙又狼狈不堪地赶回车厢。因此在这六天中,大家进食均是囫囵吞枣,使胃口不适。旅程的头两天,要越过洛矶山,因此火车穿过许多隧道。以后四天,火车都是奔驰在中西部一望无垠的草原上。在许多火车站旁,他们都看到穿着土著衣服的红印第安人,黑色头发上插着鹰的羽毛,脸上象中国平剧中戏子一样涂有颜色,挽弓佩箭,好不神气!

在草原的某些地带,有成群的美国野牛,每当火车奔驰时,他们就狼奔豕突。他们的领队,是一头最大最凶的牛。美国野牛角短毛长,猛桀不驯。几乎已快绝种,只有在黄石公园中,联邦政府尚豢养了一些。

幼童抵达纽约,在旅馆住宿一夜,然后乘车去麻州春田城(Springfield)。抵埠后住进旅馆,见到容闳博士,他是早几个月先来美国安排一切的。第二天,容闳先生分配他们给来自各地的美国老师,老师带他们回去。在以后留美的岁月中,这些美国老师负起教养监护的责任。每一个美国老师家庭负责两个或四个幼童。

英文合格的幼童,直接进入美国学校,不合格的在老师家接受个别补习,做入学准备。

最初,幼童均穿长袍马褂,并且结着辫子,使美国人当他们是女

孩。每当幼童外出,后面总跟着一群人高叫:“中国女孩子!”使他们颇感尴尬。

为了减少困扰,数月以后,幼童向“出洋肄业局”委员呈准改穿美式服装。当时幼童平均不及十五岁,对新生活适应很快,迅速接受了美国观念及理想(American Idea & Ideals),这些对他们终生影响至大。幼童进入学校后,打棒球、玩足球,有时不惜用拳头与挑战者较量。很快,这些呼吸自由独立空气的幼童完全“美化”(Americanized)了。

当然,他们也有不愉快的经历,当时他们每月的零用钱只有一块美金,随着年龄的增长,那份钱是无济于事的。

幼童在学校的功课是日益进步,当时有两位“委员”,其中一位是翰林^①,深感幼童因环境蜕变之速,且正方兴未艾,他们将成为“美化”之人,不复为卑恭之大清顺民矣!他上奏朝廷,如不迅速行动,幼童均将成“洋鬼”(Foreign Devils)矣。皇帝照准其请,立刻下令全体幼童即日撤局回华。

命令下达,对幼童言乃一忧伤之日,大多数再过一两年即可毕业,中途荒废学业,令人悲愤异常。幼童召集会议并派代表往见容闳博士,希望他代表幼童向政府交涉。

容博士安慰幼童,并告诉幼童此番回国仅是渡假,将来再返美完成所学。由于这种“保证”,幼童才同意回国,但是仍有六个学生始终留美未归。

中国幼童们与食宿一同的美国家庭及中学、大学同学们建立深厚之友谊。故启行之日,幼童与童年朋友告别,人人均很伤感。最重要的是,美国老师及监护人,那种“家长式的爱护”(Parental Treatment),使幼童们久久铭感不忘。

1881年(光绪七年)幼童再过旧金山,当他们候船之日,曾接受奥

^① 吴嘉善字子登,江西南丰人,咸丰二年(1852年)进士,改翰林院庶吉士。《清史列传》(中华书局,民国十七年)说他“博通中西,精研数理”,所著《算数二十一种》(开方术、方程术等)均刊入《白芙堂丛书》,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均有搜集。阮元在《畴人传》中说吴:“以文学侍从之班,精研数理,博通中西,然后假持节,凌绝域,美哉使乎!不愧皇华之选矣。”吴氏不懂英文拼音,曾用汉字注音,苦念英文,并曾任西班牙“代办”。吴实为“洋务运动”中国士大夫在蜕变中之一典型人物也。

克兰棒球队(Oakland Baseball)之挑战,以资冲淡离别之愁。中国队九员大将中,一位曾是耶鲁大学校队的曲线球投手,当时规定投手掷球需出低手球。

开赛以前,主队认为他们将轻取客队,四十年前谁又看过东方人玩棒球呢?中国投手之高招,使奥克兰队已感情势不妙,球场观众大哗——中国人打美国的“国球”,且使老美溃不成军,不可思议!全场终局,中国队大胜,幼童及华侨兴高采烈,这是幼童们合打的最后一场球,因为他们回华后,天南地北各自一方,再也没有打球的机会了。

1872年(同治十一年)到1881年(光绪七年)赴美的幼童,是一批先驱者,他们破除了旧有的迷信恐惧,为中国后来的留学生铺路,使中国良好家庭也愿送他们的子弟赴欧美留学。

但是幼童回华后,并没有受到中国政府热烈的欢迎。相反地,当他们一抵上海,立刻被送往上海城内一个大楼中,禁闭起来不许他们外出。从新自由之邦回来的幼童,对莫明其妙的失去行动自由,是深恶痛绝的。有一天,幼童终于不能再忍受禁闭的苛待,一个曾任棒球投手的幼童和一个拳击好手的幼童,对不让他们外出的“守卫”饱以老拳。这件事报告上去,幼童监督终于同意他们白天外出,夜晚返舍。

不久全体幼童被分发到全国各地,开始了他们终生的奋斗。幼童待遇不佳,大多数每月四两银子,使他们生活困难。另外,再受到中国士大夫的杯葛和歧视,他们被视为是“洋鬼子”和“无益于国家”的人。

在忍耐坚毅下多年的奋斗,中国政府看到幼童的忠贞美德和爱国心,然后开始起用他们,并畀以重任。

在我的老同学中,他们的成就使我引以为荣。一位是钟文耀,他在划船比赛中代表耶鲁大学两次击败哈佛大学,他担任耶鲁划船队的舵手。

前述中国棒球队的投手,在廿年后,升到很高的政府职位:天津、汉口海关道台、清末外务部尚书、民国初年交通总长——这位棒球投手,就是梁敦彦,他是贵校网球比赛的发起人之一。民国首任国务总理唐绍仪,他是1906年(光绪三十二年)“税务处”的创办人及首任

“会办”。在陆军及海军方面,许多幼童晋升到将官及元帅。其中之一是蔡廷干,现任税务处会办^①。幼童之一的吴应科,在1894年(光绪廿年)“中日海战”中,因为作战英勇,被清廷赠以“巴图鲁”(Bahtu-hlu)之荣誉。另外的童之一的詹天佑,独力不假外援修成“京张铁路”,此外许多幼童在各行各业卓然有成。

幼童们当年不顾风险渡过太平洋,再横越三千里的美国大陆,他们远赴异国去学习语言、科学及文学。

他们为中国同胞做了最佳的见证,他们对于商业及友好关系上,带给中国正确的方向和利益。他们促进中国的富强进步,而且使中国跻身世界友邦之中。留美幼童对个人及时代作了贡献,为建设新中国,他们贡献出生命中最好的岁月。

在一百廿名幼童中,过半已去世,那些留下的,也已六十岁开外,但仍然努力向前,奋斗不懈。因为他们清廉自守,无法早日退休。就全体幼童而言,这是真的事实。由于时代的飞跃进步,他们旧有的专长,也渐无用武之地了。

〔史料简介——幼童赴美留学〕

主要史料:《清代筹办夷务始末》同治朝卷八十三至八十六,《约章成案汇览》乙编卷三十二,容闳:《西学东渐记》(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重版本;1969年日本百赖弘译注,坂野正高解说,东洋文库本)。祁兆熙:《游美洲日记》(1985年岳麓书社版)。

专著:拉发格:《中国幼童留美史》(Thomas E. La Fargue: Chinas. First Hundred 1944年。中译本高宗鲁译注,1982年台北华欣文化事业中心出版),鲁滨逊:《最先留美学生记事录》(Arthur G Robinson, The Senior Returned Students; A Brief Account of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Commission under Dr. Yung Wing 1932),高宗鲁编译《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》,《传记文学》出版社1986年。

^① 蔡廷干广东香山人,同治十二年(1873年)随第二批幼童赴美,时年十三岁。返国后,曾毕业于大沽鱼雷学堂。1894年中日“甲午海战”,蔡在威海卫被日本海军俘虏,解往日本大阪监禁。遣返后,曾升任海军元帅,任袁世凯顾问等职。

蔡晚年精研《老子》,著有《老解老》一书,民国十年于北京出版。另有英文《唐诗英韵》(Chinese Poems in English Rhyme),美国芝加哥大学于1930年出版,至今仍为唐诗英译之佳作也。故幼童在饱受欧风美雨,又回归到中国古典文化之中,蔡廷干之经历是娓娓动人的。

高宗鲁译注:《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》第74—84页,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。